

百 科 小 叢 書

經 濟 思 潮 小 史

著 者 特 基
譯 者 彰 澤 李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MG
F091
16

書叢小科百

史小潮思濟經

著 特 基
譯 彭 澤 李

編主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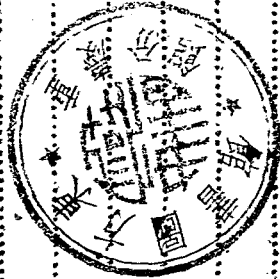


3 1796 7150 2

行印館書印務商

目次

一 依方法來區分的各學派.....	一
二 依問題的解答來區分的各學派.....	九
甲 自由主義派.....	九
乙 社會主義派.....	一四
丙 國家社會主義派.....	一八
丁 基督教社會改良主義派.....	二一
戊 社會聯帶關係主義派.....	二四



經濟思潮小史

一 依方法來區分的各學派

什麼叫做方法？用科學的話來說，方法就是到真理必由之路的名稱。

方法有演繹法和歸納法兩種。我們先講演繹法。演繹法的意思就是根據公認的一般原則，用邏輯的方法，推演無窮的命題。用這種方法的科學很多，幾何學可以用來做個代表。為研究法律的人說法，我們再舉法律學，尤其是羅馬法，來做個例。凡是讀過羅馬法的人都應當知道：一部可驚異的，可紀念的羅馬會典不過是根據十二銅表，成羅馬萬民法（*Jus Gentium*）裏面幾條原則來做成的罷了。這種方法因為能夠刪繁就簡，把複雜的現象縮小到一個要素，來供我們的研究，其餘的除外，所以又叫做抽象法。

歸納法恰恰相反，是由特別事實的觀察，歸到一般的命題；例如由凡物下墜的事實，歸到地心吸力法。

上述兩種方法當中，經濟學採用那一種最為適宜，這個問題很費爭論。

經濟學最初是用演繹法，這是確實無疑的。何以呢？因為創造經濟學的古典派把他們燦爛的牌坊架樹在幾條原則上面，把這幾條原則當做公理，或者當做廣汎觀察的暗示——例如人口增加律，報酬遞減律。這一派當中，森尼爾（Nassau Senior）的議論最走極端，森氏係牛津大學教授，生於一七九〇年，死於一八六四年。他把全部經濟學放在四條公理底下，但是現在沒有一條是承認的了。實在說起來，他們在經濟學大體上，只認一條原則，就是用最小的勞力，收最大的效果。他們想化簡他們研究的對象，所以把人當做『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撇開一切，只認自利是行爲動機；並且認定這種情形，沒有那一國，那一個時代不是如此的。

但是五十年以前，這種方法的效驗已起爭論了。

於是反對演繹法的新派標出歸納法。數世紀以前，培根（Francis Bacon）曾把這個方法介紹到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上面，收了美滿的效果。在經濟學裏面，這個方法現今稱做『實體法』，德意志最盛，幾乎全國經濟學者一致主張。這一派反對用一般法則，來支配『一個抽象的人』（an abstract man），只主張尋出歷史上的法則，來支配一個特別社會的，一個特別時間的人。老實說，這一系的人所要找的東西，和古典派的經濟學者所要找的東西，完全不同。這一系的人限定自己只能盡心觀察，和累積一件一件的社會事實——現在的事實根據旅行家的報告和統計，過去的事實根據歷史。實體法又叫做歷史法。因為這個方法確信歷史一樣就能解釋社

會事實的真象，就能把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如何而成的道理說得很透澈。但是歷史法又分法國派和德國派。前一派把過去的事實當做模範，不承認社會事實裏面有什麼發明。後一派把過去的事實當做現在事實的萌芽，承認社會事實是向前發展的。這兩派雖對於歷史法的用法，各不相同，卻是一致推倒演繹法的。

結果呢，古典派用來加到經濟現象上面的，和用來造成自然法的，普遍性與永久性都消滅了。

這個方法固然比較別的方法要健全些，因為一切大膽的推論都戒掉了。但是這個方法有無效果，我們還不能無疑。因為純粹演繹法用到社會科學上面去，和用到物理學自然科學上面去，收效不同。這裏面有兩層理由：

第一層，觀察社會科學裏面的事實，要困難得多。說起來也很奇怪，因為他們太接近我們，因為我們在社會舞臺上，不光是看戲的人，而且是唱戲的人，反倒我們不能把他們看得清楚。第二層，他們太複雜了。我們只要看見一個蚱蜢，就如同看見所有的蚱蜢一樣；但是我們看見一個礦工，卻不能就算看見一切的礦工。實在說起來，觀察經濟的，和社會的事實是超出個人力量以外的工作；這件事只有把許多人的觀察合攏一起，或者藉國家的力量，來實行強有力的調查，才辦得到的。這就是說需要一種完全新的科學——完全新的統計學。我且舉一個例。譬如社會科學能研究的事實，以調查組織某社會的人口數目為最簡單，這是不消說的。然

而決定數目，完全不是一個人的觀察力所能夠辦得到，這也是很明白的。這只有公共團體才能擔負得起這種工作。雖然如此，官廳的調查離開完全可靠的確實性，還是差得遠。如果調查地主或者富豪的數目那種特別問題，更不消說了。

並且沒有某種人爲的條件，所謂實驗這樣東西，僅有事實的觀驗，自然科學決沒有現在那樣好的結果。但是直接實驗在社會科學裏面是不可能的。如今化學家，物理學家自不消說，就是生物學家，（雖然生物學的實驗是要困難些）也常常能夠把他們要研究的現象，放在某種人爲決定的條件裏面，任意改變。譬如研究一個獸類呼吸，他們可以把他先放在空氣筒裏面，再來計算空氣的壓力。但經濟學家，即使同時是一個立法官，或者是一個大權獨攬專制君王，也辦不到這一層。

經濟學雖也常常講到實驗；如其國嘗試保護政策，如何收效，某國推行自由貿易，如何失敗。然這種實驗絲毫沒有科學的意義。保護政策和自由貿易還是不能解決。因為經濟學家並不能嚴格實驗，只是把各種立法的或制度的結果比較一下罷了。比如就法國而論，他可以把各大鐵路公司的專業和國有鐵路的事業來比較；或者研究比利時和德意志兩國老年恤金的影響。但是他的結論終不能決定的，並且可以駁難的，因為各地方的情形不能完全相似。

他不能不研究他眼前的一切事實，沒有權力把與這件事有關聯的別件事另外劃開。他只能在想像上劃開他們，來假設這個現象或者那個現象是單獨發生的：所以他的議論時常遭不公平的

護刺，諷他一舉一動都是魯濱孫 (Robinson Crusoe) 的行爲。這種批評自然失當，然即此可見，這種「偽實驗法」還是要回到他極力避免的抽象那條路上去。

歷史派雖鄙視演繹派的方法和作用，妄自尊大。結局，這一派卻仍是在舊派的範圍以內做工夫。他們並沒有改造一種科學，不過僅僅——雖然這不是一件小事——輸入一種新精神罷了。就這一派的本身而論，也有很可批評的處所。因爲他們既是注意事實的觀察和各國各時代的變遷，就很難發見各處決定經濟現象的一般狀況。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一派徒有淵博之名，實在犯了純粹描寫社會事實的弊病，湊攏無數的事實有什麼用處；除非這無數事實中間的關係找出來了，要想建設一種科學，是決不能的。這樣看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在變化不居的現象底下去找永久的關係和一般法則，那麼，我們就應當拋棄建設經濟學的一切念頭。固然輕率的假設對於科學是危險的，但終比無力的直敘要好些。無論「抽象的人」「經濟人」那種嘲笑如何有理，我們勢不能不承認人類有某種一般的特性。歷史本身便是個明證，因爲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何時，人類社會放在同樣情形之下，就會照樣的再生一個出來；例如十九世紀的日本還存在十二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又如財產和婚姻的形式是連續的；各國同時用貴金屬做貨幣；各處喪儀很有相似的處所；甚至神話都有相同之點。「大拇指」的神話便是個例——據神話家說，世界各處都有這種神話。

照上面的話看起來，抽象法的功用——「讓我們來假設」這句話是李加圖 (Ricardo) 一系

的人熟悉的，歷史派卻厭惡的——不能一概抹殺。因為經濟的事實太紛亂了，使我們永找不出一條途徑來，換句話說，我們想專靠觀察來找出事實裏面的根本關係，以成一種科學，是不夠的。那麼，要想打破這個迷陣，使黑暗成光明，使紛擾成整理，我們不光是要求助抽象，並且要求助想像——就是要求助假設。

所以真的方法應當經過以下三層階級：

(1) 第一層是觀察事實，不存成見，對初見以為是極不重要的事實，尤應如此。

(2) 第二層是想像一個普遍的解釋，使我們能夠按照因果的關係、來連絡各種事實，換句話說，就是構成一個假設。

(3) 第三層是證明這個假設是否健全，或者採取嚴格主義而用實驗法、或者就一個特性來觀察，看他與事實是否適合。

就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也是用這個方法。做近代科學基礎的大法則——自牛頓(Newton)引力法起——不過都是已經證明的假設罷了。我們可以進一步說，現今各大學說做我們科學發現的基礎——例如物理學裏面的「以太」存在說，自然科學裏面的進化論——不過都是一種還沒有證實的假設罷了。

那麼，古典學派的錯誤並不是濫用的抽象法，是太把一個抽象或者一個假設當做實事；例如這一系的人假設『經濟人』專為私人利益而動作之後，就相信實有其人，而且在經濟世界裏

面，除了這個人以外，連什麼也不看見了。

但是這一派決不會消滅。他現今又在兩個新派裏面復活着。

第一派，數理學派，這一派是在一個特定的情形底下，找出人與人發生的關係如同天秤的關係一般，並且可以用代數的方程式來表明他，好像應用數學似的。所以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應當照應用數學的辦法，把研究的問題化成許多特定的情形，其餘都不去管。這一派是一八三八年法人康納（Cournot）創始的，但是沒有成功。近來英人哲樊士（Jevons）馬雪爾（Marshall）德人果遜（Gossen）朗夏（Lunhardt）發揮光大，才得社會的信仰。

第二派，心理學派，因為這一派最有力的代表是奧國人，所以又叫做奧國學派，他們專治價值論，把價值論當做經濟學的中心問題。照這一派的話來說，價值是人類慾望的唯一表示。因此他們說，經濟學的範圍可以縮小到研究人類慾望，並且可以縮小到研究影響慾望烈度的原因——就是說縮小到一個極銳敏的心理分析。那麼，以最小的勞力得最大的效果的古典主義，現在已經復活，不過改換名目，叫做唯樂主義（Hedonistic Principle）罷了。照這樣看起來，古典派不就是心理派嗎？這一派當中，孟根（Karl Menger）韋隨（Wieser）等最著名。斯麻特（W. Smart）教授曾著過一本價值論（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Value），把這一派的精義說得極簡明。

照上文看起來，這兩派是把演繹法推行到極端了。但是我們一定相信，他們決不像演繹派

作繭自縛，陷入他們自己想像的圈套裏面去。因為他們的唯樂主義和抽象主義所有的假設，只以建設純粹經濟學為限的緣故。什麼叫做純粹經濟學呢？據瓦那思 (M. Valras) 說，純粹經濟學就是在絕對自由競爭的假設底下，決定價格的學說。潘推利阿尼 (Pantaleoni) 並且說經濟上的真理，由假設而來，至於與決定人的行為的動機是否符合，決不影響真理的確實性。

從別一方面來說，如果李加圖的抽象法因數理派和心理派而復生，那麼，我們也可說隨耶 (J. B. Say) 的自然法有機體派而復生。有機體派使經濟學成為自然歷史和生物學的附庸，把人類社會視同有生命的人，社會一切制度都視同個人相似的器官，因此生物學上的法則都變成社會的法則。路比作動靜脈，電線比作神經系，富人比作脂肪，證券交易所比作心房。

但是這最後的一派雖能開動一時，不久即衰。如今許多社會學家都反對這樣的比擬。斯賓塞總算是這一派的中堅分子，在他的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也會這樣的比擬過，但是後來也反對把有機體來比人類社會。

二 依問題的解答來區分的各學派

經濟學者不光是方法上彼此意見不同，並且他們的行為秩序，德人叫做社會政策，再換句話說，他們提出的解答，也是各執一見，幾乎有一個思想家，就有一個派別。這確實是弱點的一個表徵。有人說，經濟學成立至多不過一百年，這種弱點將來或許消滅。這種話不能安慰我們。何以呢？因為別種科學很少有一百年的歷史，卻已經有了許多原則，使研究的人都抱同一的態度了。我們也希望經濟學家觀察事實的，和說明其中關係的方法，終有一致的一天。但是不幸，就他們懸的目的，他們爭執的學說，和實現他們的目的最適當的方法而論，這種希望實在很難實現。除非人類間道德，政治以及社會的統一切都辦到了，他們的意見是終難一致的。在現代的經濟運動裏面，我們可以把經濟思想分做五大派，這五大派各有各的特點，現在分述如下。

甲 自由主義派

這一派因為經濟學的幾個創造者——重農學派亞當斯密 (Adam Smith)，李加圖，薩耶，約翰穆勒 (J. Mill)——都屬於這一派，又叫做古典派；因為這一派說，經濟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在個人，又叫做個人主義派；因為這一派說話帶幾分武斷色彩，對於反對黨常鄙薄為異

端，又被反對黨嘲爲正統學派。此外，這一派在英國又叫做滿撒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因爲滿地採用他們主張的自由貿易的緣故。然而這一派自己再三申明，除了自由主義派這個名稱而外，什麼頭銜都不任受的。所以比較還是保留最後那個名稱來得穩妥，因爲那個名稱不光是可以顯出這一派的特質來，並且「自由」一語，與萬口傳誦的格言「放任自由」(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相合。但是自由派實在是一派嗎？這一系的人卻帶不屑的意思，否認他們是黨派的關係，說他們代表科學的本身。所以他們自號爲「經濟學者」(economist)，這個名稱已被他們大多數的中堅分子承認了。實在說起來，這一派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經濟學的起源。他們的主義是很簡單的，可以分做三點，說明如次：

(一)人類社會受自然法支配，我們想改，也不能改的，因爲這些法則，不是我們造成的。即或能够，我們也不必去改，因爲他們都是有益於人類的。例如支配資本，工資，財富的分配等法則都是。所以經濟學家的職務以發現自然法如何使用爲限。個人和政府的責任就在依這些法則，規律他們自己的行爲。

(二)這些法則決不違反人的自由，或也個人的努力，來阻礙社會進化唯一無二的動力。他們只是把社會裏面的人自然發生的關係表示出來，而人們都能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在這樣情形底下，個人利益表面上似乎互相衝突，實在是諧和的。諧和就在這自然秩序裏面，凡是想得到的人爲法則，都望塵莫及。

(三)立法家如果想謀社會的秩序和進步，當然要發展一般人的個性，排除與個性有妨礙的東西，並且禁止互相猜忌的事情。那麼，權力的干涉就不能不減少到最小限度，來謀個人及全體的安全——一言以蔽之，放任自由。這一派說的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便是這個意思。

這樣的一個觀念當然是很簡明的，很莊嚴的。無論如何，這種觀念對於經濟學的成立，是有功勞的；就是將來別種學說來而代之，他至少也要算立了基礎，給後人在上面建築。

但是這一派過於傾向樂觀主義，是應當受責備的。他們這種傾向就是把『不公平』和『罪惡』都看做進步的一個條件；例如把『貧乏』看做加到人類勞動和遠慮上面必須的法律制裁。在法國派裏面，這種傾向是最顯著的，並且法國派因為有了這種傾向，就被人加上『殘忍』兩個字為形容詞。如果我們用科學的觀念來說，這一個形容詞是不恰當的。不過這一派已成了那些受痛苦的人和想擺脫痛苦的人的怨府。說回頭來，如果他們說的是真理，這又何妨！但是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這一派的學說似乎不是由科學的真精神來鼓動的，而是用一種成見來辯護事物的目前秩序的。現在把批評這一派的論調寫在下面：

(1) 第一，這一派說：現在經濟的秩序是自然秩序，這一句話的思想就是，現在經濟的秩序是自然法的和自由的自然結果，所以現在經濟的秩序即或不是應當如此的，至少也是可能的。這些話沒有實在的根據。因為歷史指示我們，這種秩序不過是戰爭，殘忍，和征服的結果

(例如英格蘭愛爾蘭的土地落在幾個大地主之手，就是由於征服篡奪或沒收而來)。或者是社會裏某階級把持立法機關，爲自己的利益，來訂出法律的結果(例如繼承法財產法等都是)。那麼，如果世界在絕對自由的條件底下重新改造過，我們相信決不會像今日的世界一樣。

(2) 第二，即或流行的秩序是自然秩序，我們仍舊沒有理由來斷定今日的經濟事實和制度，例如財產制度和工資制度，一定有永久性，一定是一成不易的。這一類的結論確實是一種純粹的詭辯。因爲現代科學都承認進化論。如果自然法是進化的，我們必定承認自然法也是要時常改變的。如果我們承認農奴制度奴隸制度一變而爲工資制度。那麼，這樣輪流下去，工資制度當有消滅的一天，或者合作制度，或者別種制度來替代他。這些話或許還待修正，但決不違反自然法，因爲奴隸制度變到工資制度是自然法的結果，工資制度再變爲別種也是自然法應有的事情。同是自然法決不能前後不符，如同同是一種植物，什麼種子就開什麼花，什麼花就結什麼果子一樣。

(3) 就算承認經濟秩序是受自然法的支配，我們還是沒有把握來斷定這些法則一定是好的，或者至少有最好的可能。爲什麼造化一定要把人類的幸福來做目的，這並沒有明白的理由。此外，如果我們說人非常常自己克制不可，那麼，我們就未免把人類活動看得很低；但是我們曉得人是天天要動作的，天天在那裏盡量的努力來改變環境，以供給慾望的。並且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的理性行爲決不會和自然法的觀念不相容；反過來說，並且是密切相聯的。伊斯皮

納斯 (M. Espinas) 說得好，『如果人類的行為與現象的秩序是相違反的，那麼，煮雞蛋的事情也要算是奇事了』。

固然有許多事情因為面積太大，距離太遠的原故，出乎人類動作的範圍以外，例如星象的，地質的，甚至氣候的秩序。對於這種情形，我們能做的，就是不做聲的服從。我們料事的能力不能夠使我們避免彗星和地球相撞，或者地震。但是要曉得人類智識占優勝的處所還多着呢！無機化學的混合物幾乎大部分都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創造出來的。我們試看象養牲口的人和種園圃的人總是不斷的改變獸類和植物的形態；並且創造新種，好像有生命的東西也可以同無生命的東西一樣，什麼模型就印出什麼花樣來。就是氣壓現象，也不能完全不受人的支配，只要有適當的森林，就可以呼風喚雨，如伊利加 (Itilia) 神仙的故事一般。

還有更確實的理由，就是我們的行為可以影響到經濟的事實，因為經濟事實就是人的行為，我們自然能夠直接支配他們。就是定命派的人否認自由意志，也承認人有改變環境內事物秩序的權柄。但是他們認定改變是前定的，這是純粹形而上學的問題，並不具論。我們的行為有某種限度，猶之物質科學有一定的範圍，經濟便是決定人的行為的範圍，一切的人或者因私人企舉而發生的個人行為，或者因立法的關係而發生的團體行為，都應當注意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我們只能順自然的意思來支配自然』就是這個道理。點金術總想變鐵為金，化學家早就拋棄這種妄想，因為已經試驗過：這是兩種簡單的東西，不然，至少也是不能滅的兩種東

西；但是並不拋棄變煤爲鑽石那種念頭，因爲化學發現出來，他們本是一體，不過在兩種不同的狀態底下罷了。從前的古典派不能利用自然，因爲他們要的是『自然』不能給的；現在的科學家卻不然，只在自然的可能範圍以內做功夫。但是這『可能』的範圍決不是古典派所能夢想得到的。

乙 社會主義派

社會主義是和古典主義同時發生的：我們甚至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歷史還要早些；因爲我們沒有聽見經濟學家以前，就有社會黨的名目。並且經濟學沒有成爲一種科學以前，社會主義並不另標新幟來對抗他。因爲這一派的主義大半是批評的，並且是很複雜的，所以比前一派還難說明。但是我們可以寫一個大略如下：

(一) 一切的社會黨都看出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在一國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寄生階級手裏。因此，這一班人有權來剝奪小民，使大多數的人爲了少數人的利益來工作。

因此，他們探求了一個事物的新秩序：在這個新秩序底下，資本私有制和他連帶的工資制度即使不完全廢除，至少也要逐漸限制。因爲他們對於這個要點的要求多寡不同，遂分出許多派別：(一)共產黨(Communists)，這一派主張私有財產制完全廢除；(二)集產黨(Collectivists)，這一派只要求生產上必需的私有財產廢除；(三)土地社會黨(Agrarian Socialists)，這一派只要土地屋宇等不動產廢止私有，就滿意了。

此外，他們把未來社會的狀態說得模糊極了。因此，舊社會黨（穆爾 Sir Thomas More，聖西門 Saint Simon，傅立葉 Fourier）被一般人輕視，稱為「烏托邦者」（Utopians）。他們的學說如今受了極不公道的批駁。這一派的人把他們的學說建設在超乎經驗的公平原理之上；他們提出了許多計畫。集產黨卻很不以為然，自命為科學的社會黨，拒絕提出各種計畫，並且他們除了指出未來社會將如何自然的組成，又已經如何在我們目前進行，此外一概不問。他們論文當中有一段最新奇的最饒興趣的話。在這段裏面，他們說，現在的社會已經有了未來社會的胎胚。

（二）社會黨從來沒有說過，社會秩序是一次革命，或者是一道命令所能徹首徹尾改造的；這不過是古典派的經濟學者捏造這些話來指責他們罷了。他們也相信進化；但是他們說革命就是進化當中一種普通形式。不僅社會進化要經過這種普通形式，就連生物的地質的進化也是如此。什麼叫做革命呢？就是一種潛勢力的爆發。怎麼說地質的進化是革命形式呢？我且問你：地球的現在形式是如何成的。不是地震嗎？既是地震，地質的進化是革命的形式，自不消說了。生物的進化也是如此。所以小雞未出卵之先，不得不先打破蛋殼。老實說，一種生命便是一種革命。

我們甚至可以說：關於這一點，社會主義派比自由派還要帶定命論的意味，因為他們確信環境有支配個人的全權。這便是阿文（Owen），和傅立葉的學說；後來馬克斯一系的人

(Marxian School) 倡唯物史觀，這些話更證實了。什麼叫做唯物史觀呢？就是說，經濟秩序的事實，尤其是關於生產的和產業的事實，決定一切社會事實，甚至政治、道德、宗教以及美術等秩序，都受影響。馬克斯曾說過：「人們改變生產的形式，就是改變他們一切社會的關係。手工的社會就會產生宗主；汽力的社會就會產生工業的的資本家。」社會黨並且用純粹的經濟原因大膽的來解釋：爲什麼發生耶教和文藝復興。

雖然如此，這種宿命主義實在沒有定命的意味。就拿上文來說，社會進化是汽力代替手工來決定的，但是我們要曉得汽力和手工都是人類努力的產物，所以人類的公共行爲本身就是這種進化的第一成分，不光是隨着環境，並且可以改變環境。

(三) 社會黨大概都是主張盡量擴張公共權力的範圍，這種權力的代表或者是國家，或者是許多地方，或者是許多工人協會，都可以的。他們的目的就是把今日落在私人手中的一切企業一齊改歸公家所有。

但是要把個人企業改成公共企業，這其間不能不有一個過渡的辦法，因此，社會黨主張擴大國家的職務。等到這件事情辦完了，國家就可廢掉。他們不僅不擁護國家，並且極厭惡今日的國家。他們把今日的國家叫做有產階級的國家。——也可以叫做政治家的和雇主的國家。所以他們的社會改制計畫，甚至連「國家」兩個字都避掉，改用「社會」這個名稱。依他們的主張，國家不應帶絲毫政治的性質，應當改成純粹經濟的；這樣下去，國家就不難成爲一種全國

合作社會的管理機關。純粹社會主義或勞動社會主義（在德稱民主社會主義）和下面要講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兩種主義的區別就在此。

（四）還有一層，現今社會主義的顯著特點便是專幫勞動家說話，換句話說，勞動階級的利益以外，什麼利益都不承認，並且認定社會裏面別種階級的利益和勞動的利益是相衝突的。中等階級——資本家——也會活動過一次，來構成現在的社會，但是如今變成寄生階級，應當消滅的。所以他們注重階級戰鬥——這便是社會黨黨綱的根本原則。這個特質不是舊派的社會主義——甚至一八四八年的社會主義——所能有的；也不是如今標名無政府主義裏面所能找得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勞動階級或者無產階級是自馬克斯社會主義以後才確定的，如今有了工團主義（Syndicalism），社會主義帶勞動階級的色彩，更鮮明了。因為工團只有工人才能組織的。因為這個緣故，現在的革命便是勞動階級的同盟罷工。

本書篇幅有限，不能將社會黨不滿意現在社會秩序之處，一一加以說明。雖然如此，我們可以說，現在的社會主義一定流傳很廣；而且這一種主義是批評的，社會裏面，反對的人固然有的，但是歡迎的人究占多數。

但是社會主義對於改良現在的經濟狀況，究竟缺少積極的辦法。舊社會黨提出的計畫雖能號召一時，然而講到實行總是失敗。科學的社會主義——集產主義——主張有什麼計畫，那更不用說了。

丙 國家社會主義派

這一派的學說和前一派的學說截然不同。他不光是不同，並且是那些社會主義的一服消毒劑。政府中人甚至專制君主很歡迎他，如同革命黨歡迎前一派的學說一般。在起初的時候，他們和歷史派是完全相同的。歷史派起初除開方法問題以外，他們和自由主義派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出入；但是未久，他們的趨勢和他們的主張也都顯出有些差異了。他們後來完全排斥自由主義派的特殊原則——放任自由。——他們說，科學有實際的目的，並且以爲從前把科學和技術分開，不合時宜，至少社會科學是如此。所以他們回到「第一經濟學者」的主張。實在說，他們以爲我們要想改變經濟制度，除了歷史指示的方向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徑可走；我們能够做的和必須做的只有那一個方向；故科學包含技術在內，猶之過去包含將來在內。是什麼，將要做什么，必須做什么，這三個問題是分不開的。自由主義派弄錯了，把土地私有制和工資制度當做最後的制度，說這都是由於必要的和一般的原因。歷史派卻不以爲然，說這都不過是歷史上的事情，由於複雜的原因，故各國不同，各時代不同。

因爲這個緣故，這一派很不重視自然法的觀念，把成文法的觀念看得很重的。成文法是立法家制定的。他們說，社會進化裏面最有勢力的成分之一便是這種成文法。所以這一派主張盡量擴充國家動作的範圍，絕沒有自由主義派的那種不信任國家動作的成見。

近來國家社會主義在人們的腦筋上和立法上都有偉大的影響。十九世紀末葉，偉大的立法

運動——叫做勞動立法——各國結的國際保工條約，國家對於社會事業的金錢補助，或者精神上的補助；這幾種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功勞。這種主義把古典派認為滿意的那種褊狹的觀察點放大了，對於經濟學有極大的貢獻。他們打破從前經濟學的超然態度，想對於人類貧困這個問題，『怎樣辦法』？找出一個別的答案，不光是空說『放任』了事。

自由主義派極端不信任國家；他們說，國家除了預備交卸以外，沒有別的任務；這些話在科學上和歷史上都沒有根據。因為國家的責任由來就很重，現在更加如此了。

第一層，國家造了許多法律，有法律才有權利。試看法律和權利對於財產，遺產，契約，販賣，貸借，雇賃等社會關係是何等重大！這是單就經濟方面來觀察，其他方面可想而知。誠然國家並沒有創造法律或者權利，不過僅對於習慣已經創造的，再加上一種正式承認罷了。重農學派用立法家 (Legislator) 三個字來代替造法家 (Legifactor)，也是持之有故。但是我們就算不像黑格爾 (Hegel) 那樣的走入極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發生受他的國家觀念的影響很大。——我們也很容易證明這種觀念的不確。試問如今國家用的法律來禁酒禁賭，難道這也承認習慣嗎？能說這不是和習慣宣戰嗎？

國家的組織如今並不見好，然而拿過去的歷史來看，只說經濟的一方面，他的成績也就不私人能夠辦得到的——例如奴隸，農奴，行社的廢除，勞動的規則，童工的保護，道路的鋪設，地方的衛生。誠然這些改革起初都是個人提倡的。我們能忘記威爾貝夫斯 (Wilberforce)

和貝其爾斯陶夫人 (Mrs. Beecher Stowe) 參加廢止黑奴運動的功勞嗎？能忘記夏夫特斯貝黎 (Lord Shaftesbury) 運動取締工廠雇用幼童的功勞嗎？沒有人，國家是不能自動的，國家所以能有作爲，就在於人的運用；這是很明白的。但是有了國家，個人的良好企圖才可以實現。

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人大都分兩方面攻擊：

第一，理論上的攻擊。他們說，就是國家改良的事項本身是好的，也不免帶幾分強迫的性質。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因爲任何團體總是少數服從多數，總是帶幾分強迫的性質。並且國家並不是處處強迫。例如國家間接幫助人民築路，開港，開河，設立電報，建築鐵道，舉辦公益事業——慈善會，信用組合，養老基金，失業基金；直接組織機關，從事救濟，如職業學校，儲蓄銀行，保險公司等：這都是人民所樂於做的事情。

第二，實行上的攻擊。他們說國家處理經濟事項已顯出弱點，並且本身極容易供一黨的利用，極難做一個造福社會的機關。這種話固然不錯，但是這些缺點不是由於國家本身不好，乃是由於組織不良。況且國家也是一種團體，至於用來支配經濟事情就趕不上別種團體，我們實在找不出理由來。我們不應忘記：就是世界民治最發達的國家，現在也是專從政治眼光來組織的，以經濟的職務爲組織國家的根本大計是沒有的，經濟不過附屬在政治底下罷了。那麼，現在的國家用來解決經濟問題自然是不合宜的。但是我們可以希望將來的國家對於舊的職務加以適當的注意，那時國家的動作當然比較現在要注重經濟方面。

以上所舉，不過一個大略罷了。以下略將國家干涉的問題用四項分述如次：

在生產方面，國家如實業的企業家，來補助和支配某種私人的企業；

在金融方面，國家管理銀行和國際貿易，並且鑄造貨幣；

在分配方面，國家用法律來干涉財富的分配，如遺產，有息的放款，租地，工資等等，並且徵收所得稅；

即在消費方面，國家亦應有禁止或者管理某種消費之權。

丁 基督教社會改良主義派

這一派顯出兩種趨勢，這兩種趨勢同一個出發點，但是走的方向完全相反。基督教分兩大支，各一支代表上面的一種趨勢。現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都屬於這兩大支。

(一) 天主教派 這是基督教的一大支。這一派和古典派一樣，堅信自然法的存在，他們稱自然法為天則 (Law of Providence)。社會的事實和自然界的事實同受這個天則的支配。

這一派相信天則的工作可以因人濫用自由而混亂，並且相信現在就是這種景象。因為人的過失和惡當的罪惡，世界就失了本來的面目，就不是上帝要造的世界。但是他們不像自由主義派處處都抱樂觀。他們不以為社會秩序是好的，甚至不以為是能自然改善的。此外他們不相信『放任自由』能夠得着和進步；並且說，自由主義的信仰是社會紛亂的太原。

因為他們用猛烈的批評，攻擊事物的現狀，攻擊資本主義，利潤和利息——並且加上暴利

的惡名，如同中世紀一般——攻擊各種社團，自由貿易，一切的國際主義——尤其攻擊競爭制度，帶着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的彩色，所以贏得「天主教派的社會主義」的名稱。但是他們並不承認這個名稱；固然天主教派和社會主義派有許多相同的意見，他們究竟是有區別的。第一層，這一派的目的不在廢除現在社會秩序的根本制度——財產制，繼承制，工資制——不過是把基督教的精輸入這些制度裏面去罷了。第二層，這一派不相信進化論，不相信人類進步是無窮的；他們的理想不在未來的希望，乃在過去的復活。他們說，人類要找比較愉快的生活，只有回到鄉村的生活，回到雇主和勞工的行社制度。

大概說起來，這一派不反對國家的干涉，認定國家是代上帝造福的天使。他們因為要保證每週的第七日爲工人的安息日，要保證勞動的規律，甚而至於要保證公平的工資，並且走入極端，要求國家出來干涉一切。但是天主教派中人，像自由主義派一般來反對國家干涉的，還有一小部分。因此，他們內都常起爭論。

勒布來 (Le Play) 一派的人就是關於天主教派當中，這個自由支派（照他在經濟上的意義來解釋）。但是他這一派與舊教派還是一派。第一，這一派對於經濟秩序重道德的和宗教的情感；第二，他們不相信進化論和自然的進步，並且反對法國革命時代這「謬誤信條」；第三，他們注重家庭的鞏固和組織，父系制度的保存，贈與的自由。此外，爲恢復秩序和社會安寧起見，這一派希望用下面這三層權力：家內的父權，工廠的雇主權，社會裏面的宗教權威，

是這種話說有一個條件，就是在這些『社會威權』方面，各人能盡本人的職分。

約翰穆勒是反對這一派最有力量的。他曾說過『有權力的人不過是自私自利罷了』。穆氏這些話確有見地，因為社會問題付託支配階級來解決，從沒有過好的結果。

(二)耶穌教派 這一派對於現在的經濟秩序和前一派同樣的不滿意，也是反對競爭和逐利。他們雖然承認財產，但並不違反社會的職務為條件。他們相信：如果想成為『上帝的國家』，世界就應當根本改造過。這『上帝的國家』就是他們的理想制度。

但是耶穌教的計畫沒有天主教派那樣劃一；他在各國的形態不是一致的。

在英國呢，耶穌教派最出力那十九世紀的合作運動，因此他們當中，如經斯烈(Kingsley)、瑪利士(Maurice)那班人都被稱為『基督教社會黨』。現今在英美的這班人還是以為合作協會最適合基督教的社會。因為這種協會可以消除競爭和利潤，可以實行互助，故比較把工人協會來做理想，高明得多——工人協會有獎勵合力圖利的性質。那麼，每一個耶穌教的教會實在不就是一個合作協會嗎？然而美國教會的一個重要的運動不是合作協會運動，乃是土地國有的運動：『土地是上帝的，地上地下的東西也都是上帝的。』

在德國呢，耶穌教派以司托克牧師(Pastor Steecker)為最早，頗帶排斥猶太人(Anti-Semitic)的色彩，卻不脫國家社會主義的範圍，現在已經很快的又變為社會民主主義，集產主義了。瑞士也是如此。

丁、戊、社會聯帶關係主義派

本書雖只敘述各學派的各個大略，我們卻不能把轉近發生的，但是勢力增加得很快的那一派忽略過去——就是標名『社會聯帶關係主義』的那一派。

『社會聯帶關係』(Solidarity)就是人類互相倚賴的意思。這種現象在分功，交易，和遺傳裏面是顯而易見的。從前列羅(Leroux)巴士梯(Bastiat)孔德(Auguste Comte)諸人已經把社會聯帶關係當做一件事實指點出來了。但是他們把這件事實認做自然法——自然法是用不着人的幫助並且不是一定有利的。因為他們以為壞的社會聯帶關係方面(例如傳染病或遺傳病)比好的社會聯帶關係方面更來得明顯。他們並且覺得社會關係主義違反正義——據他們說，正義就是各人負各人的責任。

『社會聯帶關係主義派』卻不是如此說法。他們把『社會聯帶關係』從一件純粹的事實變為一種行為的規則——一種道德上的義務，並且是法律上的義務。為什麼這一派如此去做呢？只因爲我們行為及於別人的影響有好壞兩方面的可能，倒過來說，也是如此，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的危險都是過度的增加。如果我們遇着可憐的人，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第一層，因爲他們的痛苦有幾分是我們造成的。他們所以窮困，不是由於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所投的資本，所買的貨物，便是由於我們懲罰他們，——這些事既是我們做的，我們就不能不負責任，那麼，我們有幫助他們的『義務』。第二層，因爲我們曉得，我們或者我們的子女必定有一定受他們的害；

他們的疾病會傳染我們，他們的墮落也會使我們一齊墮落。所以仔細講起來，爲我們的『利益』起見，我們也應當幫助他們。

依這一派的意見，人類社會必須改成一種互助的大團體，在這裏面，『自然的社會聯帶關係』就是正義。自然的社會聯帶關係最好是各人熱心去糾正他，如果辦不到，就用法律的拘束來糾正他。在這種正義底下，各人一面在他們的負擔當中，承當他的一份，在他們的獲得當中收下他的一份。如果有人問：這種辦法是否減少個體——自立，自助。我的答案就是個性由於助人，不比由於自助而發展而堅強來得小。

有人常把社會聯帶關係主義和社會主義混爲一談；其實這兩種主義是有區別的。相異之點就在後一派擁護所謂現在社會秩序的基礎——即產，繼承，自由贈與——和由此發生的不平等；但是他們用了許多自由結合的方法把弱者和強者連攜起來，務使不平等的事情減少，並且他們承認國家的干涉。因爲國家用法律來取締不合法的勞動，不衛生的住宅，不成熟的食物，可以防止羣衆的墮落；因爲國家實行強迫保險和預防的方法，可以灌輸社會聯帶關係到各階級裏面去。並且他們說，國家本身便是人類間最古的最莊嚴的社會聯帶關係。誠然社會聯帶關係要出於自動，才有完滿的道德意義，但是爲預備一條到自由合作的路起見，法律強迫的社會聯帶關係也許是重要的能。

這一派的威權很大，把各派的人都吸收許多來了——擁護傳立葉和列羅的法國理想社會主

義者；孔德的門徒；加雷利 (Carlyle) 羅斯金 (Ruskin) 或托爾斯泰的神祕信仰者和藝術家；社會中的人和生物學界中的人。甚至這一派的主義得了法國的一個大政黨——黨魁是波學懷 M. Leon Bourgeois ——的贊同，探入他們的黨綱中。這個政黨名叫急進黨，他們一面擁護私有財產制，一面又承認無產階級的權利，一面以廢止工資制度為目的；一面又採取階級戰鬥的形式，就是發揮社會聯帶關係主義。為什麼這一派有這樣大的吸力呢？這是因為他們的主張還沒十分確定的緣故。但是也就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研究經濟學的專家很少附和他們的。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渝第一版

(32360)渝熟

小叢書
經濟思潮
小史一冊

The Various Economic Schools

滄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
翻印
必究
所有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主 編 者	譯 述 者	原 著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印 書 館	王 重 慶 雲 口 象 街 五	王 雲 五	李 澤 五	Charles Gide 彰

55
447-4

